

溯源中国故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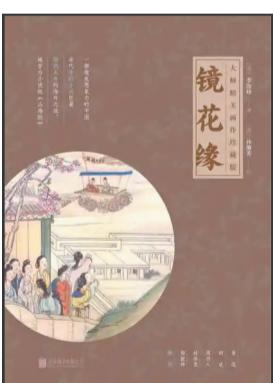
史海传说逐影迁

■ 吴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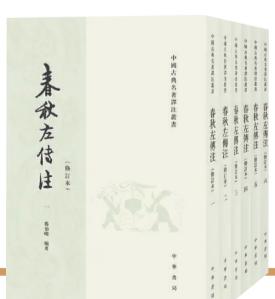
好故事禁得起一讲再讲。

上下五千年，在神州大地上，诞生过无数好故事。一些故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，被加工铺衍，内容越来越丰富，其中的意蕴也越

来越深厚，它们经由文人墨客之手被加工整理，固定在纸面上，遂成经典，流传至今。而一些故事本就源流深远，人们收集整理这些源自历史、神话、民间的故事，在不同的时代里形成了不同形式的版本，从典籍中的一两句话开始钩沉，于是有了短篇的传奇，再而有了戏曲、话本，乃至出现鸿篇巨制，甚至在今日被改编成了电影、电视剧、网剧。好的故事承载着中华优秀文化，不断与时俱进。



李汝珍喜爱的《镜花缘》。



《春秋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。

神话传说 绮丽的灵感源泉

中国幅员辽阔，风俗物产各异，神话传说也随之而生，这为后世小说的创作带来了无尽的灵感。若说是神话故事，最多莫过于《山海经》，时至今日，《山海经》中那些有关神明异物、奇闻秘境的记载依然让人们心驰神往。

自汉代以来，人们对《山海经》就喜爱有加，虽然其名为“经”，但是这部典籍里没有那些艰深的义理，倒是不乏“子所不语”的那些“怪力乱神”，故而，即便是儿童拿到《山海经》也会不忍掩卷。鲁迅先生就曾经回忆过童年时读《山海经》的趣事，虽然时过境迁，想起来依然妙趣横生。而在鲁迅之前，尚有一人对《山海经》喜爱有加，他的名字叫李汝珍，而他受《山海经》影响写出的小说可能比他的名字更为人所知，这部小说便是《镜花缘》。

李汝珍喜爱《山海经》，在《镜花缘》中，林之洋、唐敖和多九公等人驾船游历，其所经过的海外诸国、所见到的，多有《山海经》中的记载作为依据。在《镜花缘》中，李汝珍借着小说中异域国王的口说：“天朝有部书，是夏朝人作的，晋朝人注的，可惜把书名忘了”，这部书便是《山海经》，而小说中黑齿国、聂耳国、两面国等众多王族的“家谱都在上面”。其实，在《山海经》中，诸多国家加起来也未必足百字，但是在小说家笔下，却有血有肉，令人读之难忘。

无论是《山海经》还是《镜花缘》，其中那些与现实截然不同的场景至今依然吸引着人们。很多八零后都会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《镜花缘》的动画片，激起多少人想要乘船游历天下的梦想。随着网剧时代的来临，听说《镜花缘》也要被拍摄成网剧，有着这部名著的加持，想必这部剧的关注度不会低，而网剧与原著之间的比较，也将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。

在中国，古典小说本就文采斐然，而诸如《镜花缘》等背后有神话故事作为支撑的古典小说就更加吸引人了。在那些自上古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中，有着中华民族对世界的理解和想象。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历史故事 让理想照进现实

中国古典小说的源头，不只神话故事，还有那些真真实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。

中华文化源远流长，在历史长河中，发生了太多的故事，其精彩程度是任谁也编不出来的。中国人重历史，历朝历代，都讲究以史为鉴，前有《春秋》《战国策》《国语》，后有《史记》以下二十四史，中间夹杂着《穆天子传》等所谓“逸史”，自然留下了不少好故事，成为后世小说的重要来源。

若说诸史之首，莫过于《春秋》，一部史书，三家作传，争鸣百世千年。《春秋》在成公八年中有一句“晋杀其大夫赵同、赵括”，别看这短短不起眼的一句，却不断被人拓展铺开，最后竟成了多部文学、影视作品的源头。《春秋》三传，最著名的便是左氏传，左丘明在为这则短文作注的时候，便把它讲成了故事。在故事里，晋国的赵婴齐与侄媳赵庄姬私通，同族的赵同、赵括将之放逐至齐国，赵庄姬为了报复诬陷赵氏要作乱，在晋景公的授意下，联合栾氏灭了赵同、赵括，又立了赵庄姬自己的儿子赵武为继承人。

这则故事到了司马迁处便变了样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赵世家》中讲了一则奸佞、忠臣和挚友的故事，将《春秋》中的句子拓展成了一篇完整的文章，不仅不提赵庄姬私通之事，还塑造了韩厥、程婴、公孙杵臼等忠臣挚友，他们能为一个托孤的诺言而牺牲自己乃至家族，后世提及他们仍会肃然起敬。另外，司马迁还引入了屠岸贾这样一个奸佞，大忠大奸两相对比，这便成就了“赵氏孤儿”的故事。

其实，司马迁版本的“赵氏孤儿”已经有了些文学的性质，也正是因其文学性，程婴、公孙杵臼的故事才从春秋战国那么多的故事中脱颖而出，被人传颂，甚至，到了宋代，程婴还被皇帝敕封，可见其影响之深远。到了元代，戏曲作家纪君祥结合前人对于《春秋》中所载赵氏被灭门的事件创作出了一部《赵氏孤儿大报仇》，在这部戏曲中，赵家如何被灭门倒显得不那么重要，而程婴、公孙杵臼等忠臣义士的形象则被作者格外地凸显了出来，体现了人们对忠义的向往和追求。

回到《春秋》原典，程婴等人未必真的存在于历史的现场，可是，从《史记·赵世家》到《赵氏孤儿大报仇》，分明就有一个程婴活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，他是个理想中的人物，寄托了古今华夏儿女的精神追求，并因此而永垂不朽。

《赵氏孤儿大报仇》的故事不仅在中国广为流传，在海外也大放异彩。18世纪，这部戏剧曾经传到了法国，并由法国传到了英国和意大利，自此，一演就是二百多年，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。据说，就连大文豪歌德也曾经想要改编这个故事，可惜最终未能完成，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桩憾事。不过，在2010年，陈凯歌曾经将《赵氏孤儿》搬上了银幕，再一次让世界品味到了这则古老的故事，可见，好的故事会在每一个时代找到结合点，在人性的至善之处自由生长。

金刀铁马 千古英雄侠客梦

无论什么时候，侠客总被中国人深深喜爱，大多数文学作品也都围绕着侠胆琴心展开。若是侠客精神再和爱国壮志结合在一起，金刀铁马间，便见得中华儿女的豪壮。于是乎，不少故事便在快意恩仇中流传了千年。

若是既有家国大义又有兄弟情深，莫过于《水浒传》，前半本书重短打，将江湖道义和盘托出，后半本书写沙场，在悲壮中不忘为国尽忠。可是，一部厚重的《水浒传》，最初也不过是《宋史·张叔夜传》中的一段“宋江起河朔，转略十郡，官军莫敢撄其锋。声言将至，叔夜使间者觇所向，贼径趋海瀨，劫钜舟十余，载掳获。于是募死士得千人，设伏近城，而出轻兵距海，诱之战。先匿壮卒海旁，伺兵合，举火焚其舟。贼闻之，皆无斗志，伏兵乘之，擒其副贼，江乃降”。既然是《宋史》，宋江自然也被安上了“贼寇”的名号，而他的一众兄弟皆未登场。

宋江起事于两宋之交，而到了南宋时，坊间早已有了梁山好汉们的故事，画家龚开便根据民间传说作了《宋江三十六人赞》，称“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，不足采著，虽有高人如李嵩传写，士大夫亦不见黜”。可见，宋江的故事不仅普通百姓喜爱，就连士人也对这群好汉钦佩有加。而在《大宋宣和遗事》中，专门写有“梁山泊聚义本末”一节，从“杨志卖刀”起，“智取生辰纲”“坐楼杀惜”“九天玄女授书”“英雄聚义”“征方腊”等可视作是后来施耐庵撰写《水浒传》时的底本。



电影《赵氏孤儿》剧照。

施耐庵把一部《水浒传》写得虎虎生风，于一个字、一段话中便可见人物性格、精神态度，其实，这并不完全是施耐庵一个人的本事，其中也汇聚着自宋代以来民间艺人们的集体智慧。在《大宋宣和遗事》中，已经能够看出话本的印记了，而元代的“水浒戏”更是告诉后世，早在长篇小说《水浒传》诞生之前，英雄好汉们的故事就在民间流传。元代“水浒戏”兴盛，流传下来的便有十余种，故事集中在李逵、鲁智深、王英、宋江、武松等人身上。施耐庵正是在宋元两代如此发达的“水浒文艺”的基础上创作加工出了这样一部小说，一字一句都经过了时间和听众们的打磨，所以读起来才会如此纯熟。

《水浒传》影响深远，不仅无数次被改编成影视剧，而且早已声名海外，如今，很多外国人都知道那句令人热血沸腾的中国谚语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(All Men Are Brothers)，而这便是美国作家赛珍珠为《水浒传》取的英文名字。

时至今日，那些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好故事依旧影响着中国人，那些蕴含在其中的民族精神仍然在影响着我们。未来，这些故事会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，而那些故事中的人物会在流传过程中与每一个时代相结合，获得永恒的生命，见证中华文明的传承。